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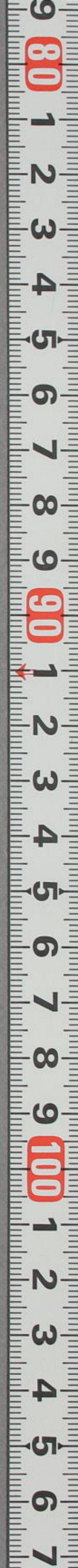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

人集上

七

15
1168
7



余爲臨川郡從事。逾年。考
舉粗足。侍御史葉大有忽
劾余。罷官。臨汝書院堂長
黃景亮曰。鶴林縱未通金
閨之籍。殆將增玉露之編
乎。余謝不敢當也。還山數

月丙編遂成ニナシ又トキニ昔宋淳祐壬

子廬陵羅大經景綸

黃景英曰鶴林雖未

成余器官翻成書

來賦又卦詩史葉大

人集傳訖孫公事

新刊鶴林玉露目錄 人集

西島尊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卷之一

文章

真正英雄

大悲閣記

十里荷花

落英

方朔竊酒

高宗眷紫巖

病柙詩

遮莫

花

遽伯玉

三谿詩詞

檳榔

曲端

識真少

放心

山谷八字

穀菹禽獸

象山棋

漢文帝葬

臨終不亂

籠鳥水萍

文章

尹少稷

陳湯論

飛吟亭詩

西為尊

唐再幸蜀

勤有三益

黃綿襖

堂食

卷之二

論事任事

告命

方士傳

三足記

不談風月

蟹胥

用兵

文章有體

辛卯秋

斬王夫人

少陵可殺

姜白石

玉山知舉

御史八字

老卒回易

罰却倚子

諸侯藩鎮

無官御史

邵蔡數學

松竹句

諸葛成何事

憂樂

大字成犬

卷之三

聖賢豪傑

致安州鷹鳥巢

茶餅湯候

吾無隱乎爾

蝗

曹操冢

半兩錢

觀山水

占雨

建炎登極

江西詩文

以俗為雅

浸假

伊尹墓

樂天對酒詩

拙句

容齋奉使

九為究

靜坐

落梅詩

受禪赦文

文煩簡有當

古人無忌諱

玉牒

使人見留

四蟲

諸賢氣象

心思

謝肉牒

吾珠劉平爾

卷之四

楚州觀雪集

蔡攸辭酒

酒有和勁

物產不常

以德報怨

中興和戎

志士死飢寒

儒釋罪人

氣之先見

山靜日長

日本國僧

杜陵論孔明

龍洲詩聯

圓覺

淳熙盛事

張子房

東西

誠齋夫人

卷之五

讀書

蕪黃遷謫

薦呂臣

張林語

阿附

猫犬

南中岩洞

傅公謀詞

冬狩行

舉事輕捷

周文陸詩

范雲吟

買青櫃

犬二及

茲湖

揚存中逐吏

淵明詠雪

不忘山林

不知心

嬾婦

陸氏義門

多景樓詩

梅溪二瑞

胡忠簡上書

廣右丁錢

元載

卷之六

文章卦

光堯福德

文章性理

花卿歌

杜陳詩

騎牛詩

夷齊李鄭書

方寸地

繪事詩

除目損

縷葱絲

士修於家

用兵吉兆

詩不拘韻

尤楊雅詭史

韓平原

莽大夫

李杜

交情世態

山居上梁文

聽讒詩

畫馬

風水

南軒辨梅溪語

道不遠人

新刊鶴林玉露目錄 畢

詩代鶴林玉露目錄

畢

詩代鶴林玉露目錄

南碑辨林新語

巖不處入

盡風

風水

山岳土器文

與鶴林

李林

交辭世類

李林

交辭世類

李林

交辭世類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隼示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真正英雄

朱文公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々兢
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麗豪却一點
使不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鍼矣余觀
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觀龍
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于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

謙下土而東征三年赤鳥凡々履讒歷變卒安周
室孔子恂々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
却萊夷隨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
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尅核能聚
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開隣罵坐無忌憚無顧
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押闔善頗覆者則
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
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

節弭太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
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
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大悲閣記

東坡大悲閣記云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
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
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况於
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

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又云。吾將使世人左
手運斤。而右手執剗。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
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
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宴坐寂然。心念凝默。
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
交通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耶。千
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
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

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
獨疑於大悲乎。東坡之論明暢。太繁。千手千眼。以
理言。非以形言也。昔有僧折臂。作偈云。大悲千眼
并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老僧今日折一支。尚存
九百九十九。莊子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
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
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
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尊足即

此性也。僧得正此意。佛本於老莊。於此尤信。孝宗皇帝喜毬馬。偶傷一目。金人遣賀生辰使來。以千手眼白玉觀音為壽。蓋寓相譏之意。上命迎入徑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門。住持僧說偈云。一手動時千手動。一眼觀時千眼觀。幸自太平無一事。何須做得許多般。使者聞之。慙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足以解紛信矣。余嘗即吾儒之說推之。人三以一身立乎巍々之上。以一心運乎茫茫之中。不出

戶而知天下。不下堂而理四海。前旒蔽明。若無見也。而無所不見。高拱穆清。若無為也。而無所不為。自九族睦。百工時。極而至於兆民安。萬物育。四夷來。天地兩間。裁成參贊。無一欠缺。非千手千眼乎。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

滙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嶽清佳。有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羞管弄晴。菱歌泛夜。嬉々釣
 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
 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
 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
 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
 桂三秋。那知青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
 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為金主送死之媒。未

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
 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
 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
 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蓋靖康之亂。
 有題詩于舊京宮牆云。依々煙柳拂宮牆。宮殿無
 入春晝長。

○落英

楚詞云。食秋菊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

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為治。以真為香。以擾為馴。以慊為足。以特為匹。以原為無。以落為萌。

○方朔竊酒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也

○高宗眷紫岩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拭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二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父失所恃。上愀然。父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

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
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為信嗚呼君臣
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
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
殆不然也

○病栴詩

杜陵病栴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上古
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

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兼金露殿曷曷不
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
當重任力綿才腐凜々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
中上水遺懷詩曰篙工密逞巧氣若酣盃酒歌謳
互激烈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千古
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歎舟人操舟尚有妙手
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蓋方天寶明杜陵少
壯之時雖亂離殍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

成王幼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
 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ハカシ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
 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
 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ヨキ蓋幸其所
 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
 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
 此病栴種榆之嘆舟師妙手之嘆意益婉而詞益
 哀嗚呼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朝元豐間洛陽

諸老為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為盛事而識者
 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
 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ニ補
 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觀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
 知其國之盛觀其君子之落ト如晨星則知其國
 之衰觀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為
 太平之象觀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
 則知其為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

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愨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遮莫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鷄下五更。言鬢如草鷄已拚老矣。儘教隣鷄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為禁止之辭者。誤矣。

○花

洛陽人謂牡丹為花。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狀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遽伯玉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轆々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遽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

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々，信節不爲冥々，愔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心，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

有淫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乃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淫泆，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議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轉衛靈公，以有爲。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爲冥々愔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泆，靈公因南子之

言固宜識伯玉之爲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爲難知賢非難用賢爲難也

○三谿詩詞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
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著句先自多
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雅絮也有
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隨隨塵土人世事抱無據
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

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窗嫋嫋但春到兒家庭戶
幽恨一簾煙月曉恐明年鴈亦無尋處渾欲倩鶯
留住此詞凄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
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
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
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宮是也此詞前闕蓋祖
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尤工於詩有江頭吟
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飢寒如今一盃

零落酒風雨。餽盡征袍單。側立崑奴面。鐵色楚客
不言味。吹笛關山有。月無入聲。自是江頭渚花發。
渚花春少未得妍。凝立青山圍水天。杜鵑故態不
識事。盡情呼入青風煙。壯士未握邊頭槊。頭如
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角。嗚
呼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酒可續。噉蓋摸擬少陵
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檳榔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
食。久之亦能稍食。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
故嘗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
之。則醺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
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
氣下疾。餘醒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
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後
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

范旂叟曰子可謂檳榔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檳榔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其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宜撫首擢用之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爲啼哭郎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

懼其得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再入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旂以惧敵婁室知端已死拊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議高唐配享洪景廬舉此爲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爲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旂尤爲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

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此事也

○識真心

市璞寶燕石者鬻食螻蛄識者少也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一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心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鷄豚出於埭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

隼翔於雲霄月而條鋌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山谷八字

余家藏山谷八字云作德日休為善最樂摘經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坐右

○穀道禽獸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音監水漿醴醕

於美醜以支切七道非善莠莠芥芥落落箭箭六獸麋鹿熊

麋野豕兔野養者為豕六禽鷹鷂鷓雉鳩鴿五藥草

木蟲石穀

○象山棋

陸象山少年時掌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碁工曰官人日々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卧而仰觀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

往與碁工對碁工連負一局乃起謝曰碁是臨安第一手碁凡來著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碁反饒得其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姪每喜令其著碁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上近旬日碁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

○漢文帝葬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寡人之家。斂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臨終不亂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倏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々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々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

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簣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死生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靖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往拊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籠鳥水萍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歎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

鶴林三書 卷十三 廿六
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
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
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

文章一小枝於道未為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
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為文
地以山川草木為文要皆一死之氣所發露古人
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繡雖精妙絢爛纔可人目初

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少稷

尹穡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
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
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典當與實歷
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
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
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

公曰。其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父之。益公每舉似。以為士大夫之戒。

○陳湯論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

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切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飛吟亭詩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

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頌。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西為尊

四方以西為尊。王者之席，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二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二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也。

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為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為城，若世所謂澁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為平，而不為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為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

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唐再幸蜀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之藥矣。而鑾輿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貽變稔禍。必有出於女龍之外者矣。是不可不

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且規戒。滯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勤有三益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於乙編。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二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心受其飢。一婦不蚕。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其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

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上去}嚮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全一}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志。是勤可以遠。滯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黃綿襖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媪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為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綿袍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予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堂食

渡江初。呂元直為相。堂厨每聽日食。四千至。秦會

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爲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人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迨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爲相。却不知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脩先爲諫官。後爲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爲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

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隳損善人君子。化爲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鑪有耳之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雲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於孟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驥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城之時。則權不可以不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

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
 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
 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乃張方平之遺論也
 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
 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
 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
 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為侍從臺諫則能攻宰
 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

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
 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
 已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副實為至論
 惟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為執政主
 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
 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辨之愈激此則歐公
 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
 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

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唯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為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辨。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採好題來。

○告命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深牙以為經。凡五等。陛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草為尊。錦幟其端。凡四等。而細毬之錦配穗草。告身皆制綾為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為尊。告身五絲。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絲耳。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太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絲囊如玳瑁。而幟錦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官掖之嚴。帝姬之親。

大略七等。鐫犀爲軸。瑠玉以爲龍。告身五絲。絲囊。標首純紅。而繪如瑠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爲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瑁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損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寢卑矣。宰相親主。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述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繫之。按式名曰。粉鍍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廷之繫。惟白金耳。侍

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也。甚詳明。

○方士傳

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其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

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究以欺衆行妖
 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
 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
 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
 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乃忽悔悟曰世豈有仙
 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
 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
 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三足記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
 矣著論曰三足記

○不談風月

范旂叟為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
 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
 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霽
 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疢痾疾痛舉

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
瘳矣旂叟甚喜不以爲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
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
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櫝之日即出臺
治寓僧舍不請俸給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
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而黥之既畢上章自劾乞
歸田里總所迄不敢害朝廷爲頒召命然竟卒於
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卧内命吏取按櫝來處

獨判結數事既畢又曰某縣有母訴其子者此關
繫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略言及身後
事與僚屬揖別須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
對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
門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謚清敏余初任爲容南
法掾纔數月偶留帥幟旂叟忽袖中出職狀一紙
異余余辭以未書一考不當受旂叟曰固也子亦
漫收之若書一考而其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

然亦聊見其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羞長官招僚屬工盃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會工盃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爲耻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係却大

○蟹胥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所謂膳食若荆州之鱗魚揚州之蟹胥陸德明音釋云蟹醬也山谷詩云蟹胥與竹萌乃不美羊腔

○用兵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事固以嚴濟然禮

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為能以嗜殺為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文章有體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為仁人之言。粹然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々合體故也。如

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遊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蘓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

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槩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々合休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

味飯乃正味也

○辛卯火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大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愈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師乃蒲櫛也人言籍々迄不免責

○斬王夫人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朝
忽於廊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齁々然驚駭亟走
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徃復視之乃一卒也因
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
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
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
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
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道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

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少陵可殺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游天竺
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
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隣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恠
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
者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喧
傳縉紳間余謂此言亦不足怪若曹操之於楊德

祖隋煬之於薛道衡蓋真殺之矣。

姜白石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鴈團沙。行人悵望蘓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東。

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十功。新拜南湖為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

人號雙白石云。

○玉山知舉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太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昏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曲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

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逐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

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負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孺行廡下謂其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此事馮此山可久為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

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曲真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知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二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

○御史八字

宋隆興初張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

玉音云。張震知無不言。皆當理。今載之訓詞。大哉。王言真。臺諫之金科玉條也。

○老卒回易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接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接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園。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

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而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

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為具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渥。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幻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為退卒老園。

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頽然甘寢。苔塔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彘。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

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切觀其一行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罰却倚子

百官殿門侍班，幙次臺諫皆設，倚餘官則各以交床自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郎，徐淳立戲曰：罰却倚子矣。

○諸侯蕃鎮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原之意，其致責於天主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無官御史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隨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

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
齋亭榭簾幘。競為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
隨寺比矣。國有大事。鯁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
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
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為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
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其清苦如老頭。隨
乃能摠鯁亮如真御史。

○邵蔡數學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
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而
因數明理。復有二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
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
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字。蓋將
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粲然於天地之間。
也。其功亦不細矣。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
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於無傳矣。

○松竹句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嗚呼世道至於如此。亦可哀矣。

○諸葛成何事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蒲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

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救萬世之為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荆公誦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其引小人以求助。卒為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傅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

是李泌皆為世間做得此事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况如樊英輩者乎

○憂樂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温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子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弄月吟風望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是

真有所得大槩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喪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一學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盃觀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屨春風泥飲田父樂

矣而有眉擯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
惟賢者而後有真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
而忘。

○大字成犬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
有任責。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
遺力。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
犬余謂犬之信。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

也。今夫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
賂。內則翦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
害於主也。吾意犬亦羞與為伍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夫而有肩... 惟賢者而後... 惟賢者而後...

滿林正德卷之十四

大字成文

書法主世... 湖內... 此令夫...

